



北京市郊区农村大鸣大放大辯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郊区农村大鳴大放大辯論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北京市郊区农村大鸣大放大辩论（图册）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单宣武门内大街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20·印張：2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册

統一書号：8071·45 定价：(5)0.17元

前 言

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們，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北京市郊区农村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具体事实，反映了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情况，说明了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同时，它还说明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在北京郊区农村大辩论中，有着很多生动的事实，这本画册中反映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57年12月

我們的出發点是堅定地信任羣衆，相信羣衆的多數。我們應當堅決執行這樣的方針，就是“堅決地放，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改，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借以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改進各方面的工作，教育人民羣衆，反對社會主義的敵人。

——摘自劉少奇同志“在北京各界慶祝十月
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实行大鳴大放大爭，摆事实，講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談会和辯論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資产階級民主所不能夢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結羣众对敌人进行斗爭的方法。

——摘自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風运动的报告”

坚决地放 大胆地放 彻底地放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为了更好的领导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抽调了二千多名干部在全郊区一百四十五个乡中建立了工作组，协助各乡党组织开展这一运动。

广大农民和乡、社干部积极参加了各种鸣放会，对农业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统购统销好不好等问题热烈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工作组干部
下乡



鸣放动员会



小組鳴放會



個別訪問



供銷社工作人員鳴放會



地頭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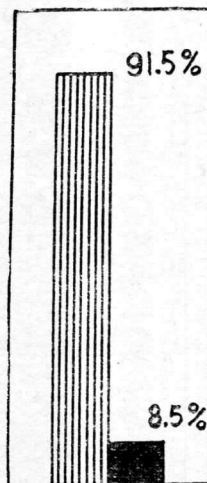


場院會



婦女座談會

广大农民暢所欲言 說出了自己的心里話



据郊区一百四十
五个乡的統計，参加
各种鳴放会的有二十
八万九千余人，共提
出了三十二万八千五
百余条意見。

← 拥护社会主义的
言論和善意的批評占
91.5%，

← 反对社会主义的
言論和惡意的攻击占
8.5%。

意見分類

有关合作化方面的意見：

42.72%

有关粮食統購統銷方面的意見：

26.54%

有关工农关系方面的意見：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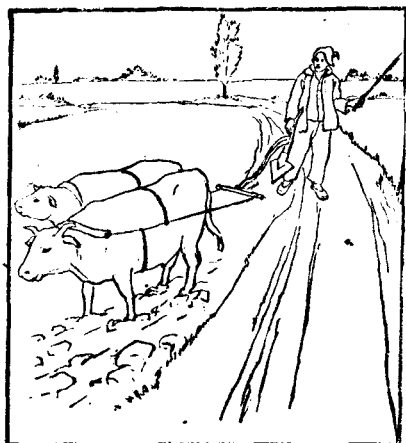
有关肃反、法制方面的意見：

3.35%

其它方面的意見：

21.7%

大爭大辯——摆事实，講道理，批判 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思想



合作化是搞好了，
还是搞糟了？

金星乡富裕中农單干戶張成說：“合作社的生产什么时候也不如單干好。”富裕中农社員董怀德說：“入社就不如單干好，單干时，干活自由，花錢方便。”可是广大社員却說：“合作社太好了，越干越有勁。”这些說合作社不如單干的人，留恋旧的資本主义道路，平常就有破坏合作社的活动。

←單干戶富裕中农張成兩年來侵占社里土地十多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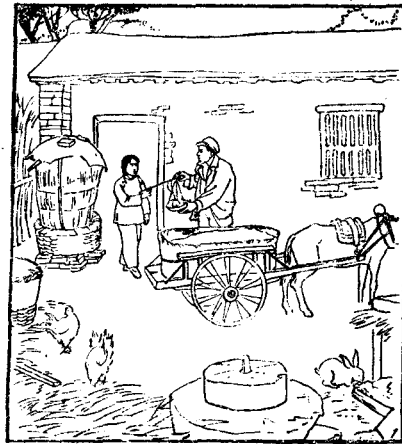
富裕中农董怀德入社后，很少在社內劳动，大部分时间在自留地里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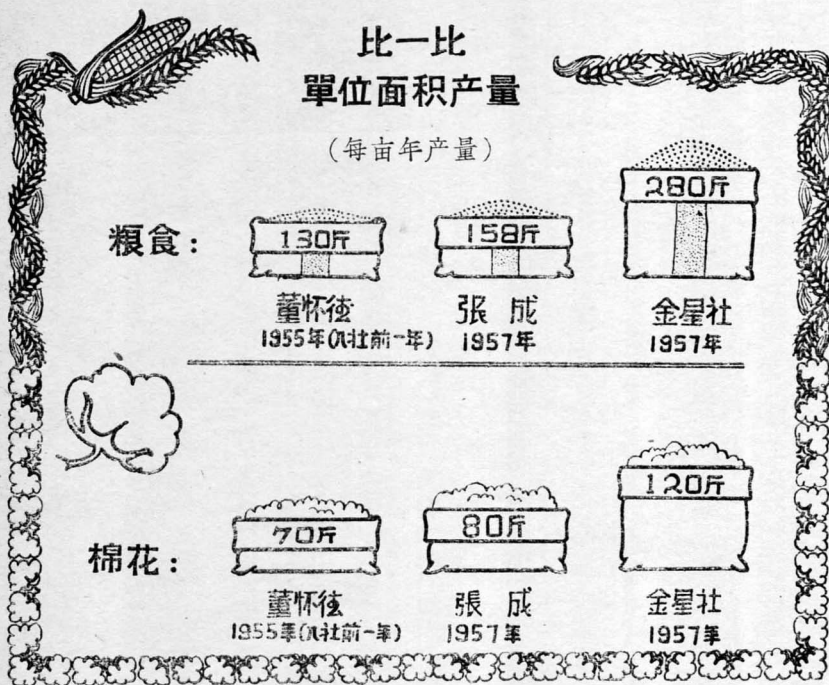
为了自己發財，張成拉馮德洪退社，向馮德洪說：“你退了社，把地給我，我給你代种。”



張成还僱工打草，进行剝削。



董怀德还經常作投机买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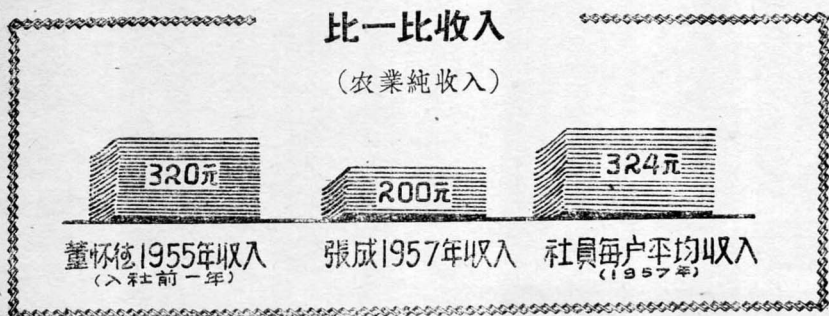


和富裕中農比一比，

金星乡农民和富裕中农展开了辯論、



社員們批判張成



合作社哪里不强！

說理。社員們首先算了四笔賬



社員們批判董懷德

比一比 对国家建設的支援

金星社：1957年繳公糧和賣余糧共 619,345 斤，
每戶社員平均 621 斤。

張 成：1957年是缺糧戶，由国家供应了240斤。

董懷德：1955年（入社前一年）是自給戶，公糧是
交的代金。

比一比家底

金星社：截至 1957 年 10 月，全社公共財產共值
886,735 元，除去負債后，淨積累
553,600 元，每戶平均 555 元。

張 成：截至 1957 年 10 月，全部生產工具共值
225 元。

董懷德：1955 年（入社前一年）全部生產工具共值
195 元。

解放前、合作化前、合作化后三个时期比一比，究竟哪个时期好？

解放前，金星乡一片碱窪地，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为地主所占有，那时农民种地一年有四怕：



1. 春天最怕地翻碱，播几次种都保不住苗。



2. 夏天最怕連陰天。連陰天，滿地水，庄稼涝了，土房倒塌。



3. 秋天最怕繳租稅。庄稼剛上場，地主就來催租，偽保、甲長也來催稅，佃戶們辛苦一年，只能混個秋飽。



4. 冬天最怕地主奪佃。欠下地租要奪佃，佃戶們的地里施肥多了，地主為了趁機漲租也要奪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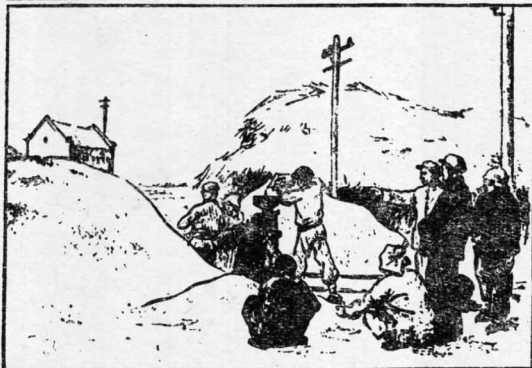
解放后，农民們几次要
开稻田，改变碱窪地，但
都失敗了。



1. 解放后，农民們分了土地，整足勁要把地种好，可是1930年、1951年都遭了涝灾。



4. 1952年插秧时，赶上天旱，有些农民見稻田指 望 不 上，便到自己旱田里干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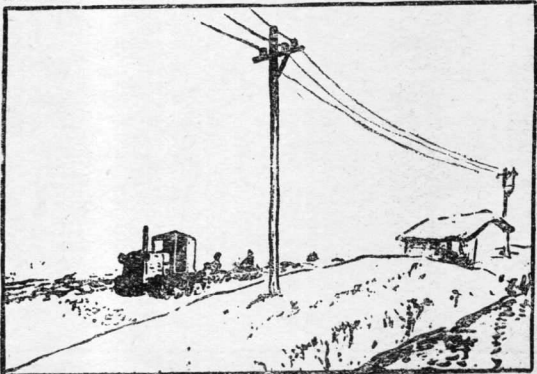
2. 农民們的土地涝了，但是看到附近国营农場把碱窪地变成稻田，收成很好，便决心开稻田。



5. 刘繼增互助組只好又将新开的稻田当旱地种。



3. 1951年冬天，村干領王吉祥領四十多戶农民計划开四百亩稻田，互助組長刘繼增領十二戶农民計划开一百五十亩稻田。政府貸款二万四千多元协助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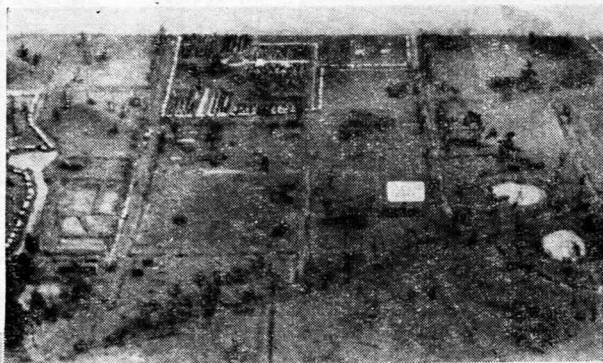


6. 王吉祥领导的四十多戶也多了，秋后欠下了貸款，还把稻田和欠下的債轉給国营农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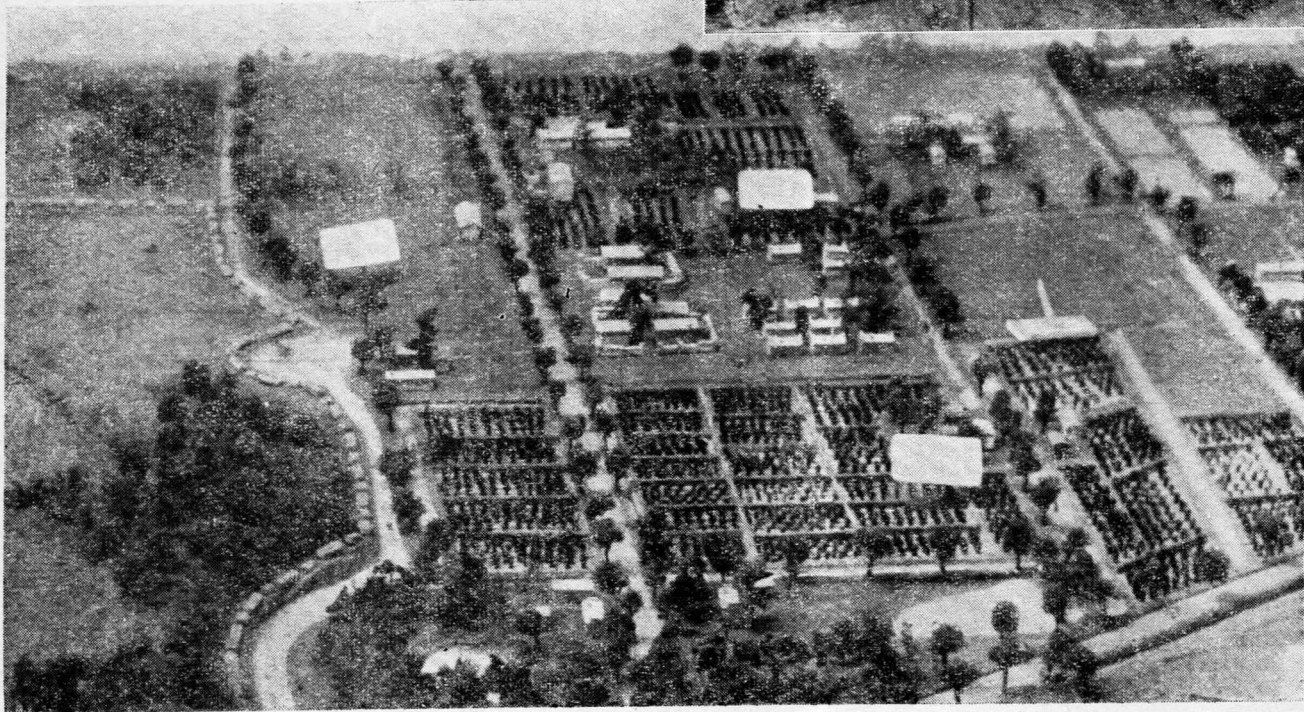
合作化后，开了稻田，获得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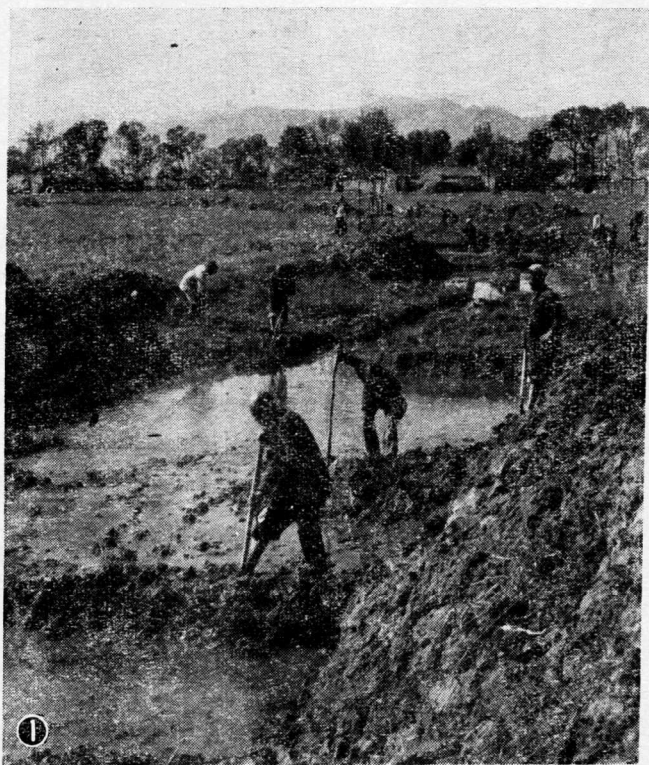
合作化后，两年共开稻田二千五百亩，1955年（合作化前一年）是丰收年，全乡缺粮五十七万斤，1957年全乡余粮六十多万斤。

合作化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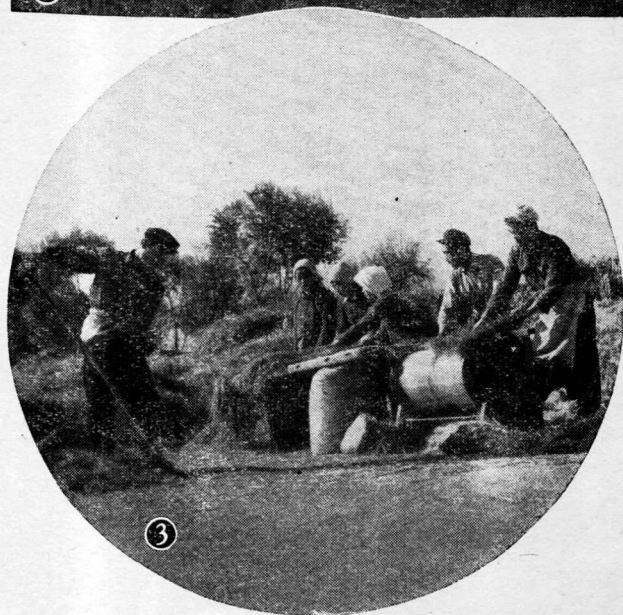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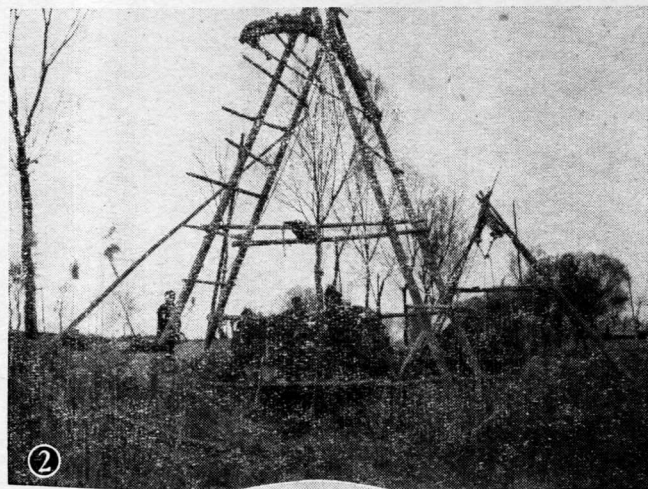
合作化后↓





①②在严寒的冬天，社員們日夜三班輪流着打井、挖水渠。

③稻子收到場里了，社員們高興地打場。历来产量很少的碱窪地，現在每亩能产六、七百斤稻子。



想一想！ 没有合作化农民怎样渡荒年！

为了进一步说服富裕中农张成、董怀德，金星乡农民还回忆了在几个荒年中农民的不同光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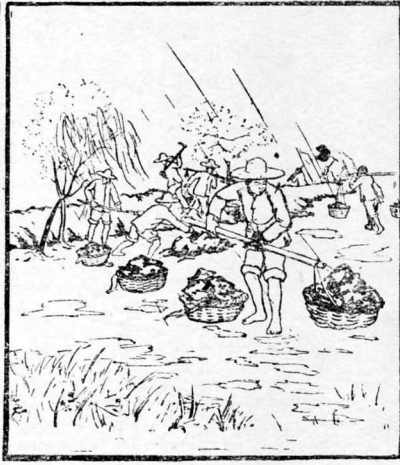
灾荒年的苦处对金星乡的农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全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都是最近二十年来从外地逃荒来的，农民讲起来就是“我们乡差不多都是讨过饭的人。”



1. 1942年遭涝灾，金星乡南小街三百户人家中有二百一十六户出外逃荒，其中有中农三十户，那年逃荒有十八户家破人亡。



2. 1954年金星乡又遭了涝灾，政府除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自救外，并发放救济款一万零五百二十四元，1955年春季，又发放棉花预购款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九元。



3. 1956年金星乡的涝灾比1942年和1954年还严重，但是由于合作社开了稻田，挖了排水渠，堵住了大水。在过去丰年还缺粮五十七万多斤的金星乡，在1956年大灾年却变成了余粮乡。